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苑洛集卷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賈鋑

謄録監生臣蕭華

苑洛集卷十七

明　韓邦奇　撰

乞恩休致事

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議臣謹奏為乞恩休致事奉聖旨吏部知道吏部行山東布政司留疏遺巡撫都御史陳公鳳梧奏薦略曰臣伏見右叅議韓邦奇秉恬退之節抱經濟之才偶因脾疾之攻遂起思親之念

既上疏以乞休即促裝而就道伏望皇上軫念人才難得將本官暫令致仕以遂其恬退之節病痊起用以盡其經濟之才吏部覆題奉聖旨韓邦奇暫准致仕病痊之日有司奏來起用

乞恩休致事

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議臣謹奏為乞恩休致事奉聖旨吏部知道疏遺

再乞天恩休致事

謹奏為再乞天恩休致事奉聖旨吏部知道疏遺致仕
閭陞副使
懇乞天恩休致事
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臣謹奏為懇乞天恩休致
事吏部覆題奉聖旨韓邦奇准致仕疏遺
乞恩休致事
南京太僕寺丞臣謹奏為乞恩休致事奉聖旨吏部知
道吏部行南京太僕寺留疏遺

十分病危再乞天恩休致事

謹奏為十分病危再乞天恩休致事奉聖旨吏部知道吏部行南京吏部留疏遺

乞恩休致事

大理寺左少卿臣謹奏為乞恩休致事吏部覆題奉聖旨韓邦奇不准致仕疏遺

久病不時舉發再乞天恩休致事

謹奏為久病不時舉發再乞天恩休致事臣見年五十

五歲陜西西安府同州朝邑縣人由進士歷任今職臣先因感患勞瘵之疾已於去年十月十七日具奏乞休吏部題奉欽依不准致仕臣復用藥調理未曾全愈感恩思奮扶疾而出自後不時舉發入春以來遂加沉劇臣疾留連困苦前奏備陳其狀不敢再瀆天聽伏念臣才質凡庸自入仕以來五蒙罷免自分終身里舍幸而遭際聖明三起臣於廢病之餘歷擢臣以華要之職臣雖粉骨碎身無以仰答恩遇而臣福緣淺薄驅策不前

無可効涓埃之地伏望聖慈矜臣病篤容臣休致使臣得送骸骨於鄉土則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為此具本專差親齎謹具奏聞嘉靖十二年二月　日聖旨韓邦奇不准致仕

舊疾大作乞恩休致事

吏部為舊疾大作乞恩休致事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欽差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右副都御史韓奏臣見年五十七歲陝西西安府同州

朝邑縣人由進士歷任令職臣素有痰濕之疾不時舉發入秋以來遂加沉劇晝則頭眩困卧夜則發熱盜汗兩目腫赤精神短少飲食日減形體日削察其病勢終不能愈况臣身任廵撫責寄民兵任大責重豈衰病之人可卧治哉伏念臣一介書生荷蒙眷遇秩至三品官至都御史感恩圖報際時宣力臣之本心而臣才微命薄福過生菑遂至如此雖犬馬之心無已而蒲柳之資早彫茍為勉强就列必取尸素之罪矣伏望聖恩容臣

休致則臣此後一日餘年皆聖恩之所賜是臣之一身進與退均荷大造之仁也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等因奏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本官才望素隆地方倚重暫爾有疾難擬休致合咨貴職煩為查照施行須至咨者嘉靖十四年九月十七日

舊病大作再乞天恩休致事

謹奏為舊病大作再乞天恩休致事臣疾危迫前疏已

具不敢再陳煩瀆聖聽伏念臣迂腐拘儒遭際聖明三
起臣於廢病之餘歷擢臣以華要之職負此海嶽之恩
未有涓埃之報匪躬委命臣子之分也況當羣賢彙征
之時臣雖愚下豈無奮庸之念但臣疾委實日加沉劇
不能驅策而在外巡撫之官責任重大居則綜理政務
出則巡歷地方豈衰病之人所能勉强哉伏望聖明矜
臣久疾察臣愚誠容臣休致則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
為此具本謹具奏聞嘉靖十四年九月三十日奉聖旨

韓邦奇不准致仕

久病不痊懇乞天恩休致事

謹奏為久病不痊懇乞天恩休致事臣素有痰濕之疾不時舉發已於去年八月十二月内二次乞休伏蒙聖恩不准致仕臣感恩思奮强起視事乃自今年交春以來日加沉劇即今腰膝酸痛兩目赤腫夜則盜汗不眠晝則昏沉困欝飲食減損形體消弱葢臣疾起於火熱入春木旺遂至如此交夏火盛難保生全矣伏念臣入

仕以來仰荷聖恩優沃天髙地厚嶽重海深正當少竭
犬馬之勞用伸芹曝之願而臣福緣淺薄遂至如此雖
瞻天戀闕須臾未忘而氣乏力憊驅策難進故敢復陳
血誠懇瀆天聽伏望陛下矜臣久疾容臣休致使臣得
遂首丘之願則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為此具本謹具
奏聞嘉靖十五年二月闕日吏部移咨以大義責之

久病纏綿調治不痊懇乞天恩休致事

謹奏為久病纏綿調治不痊懇乞天恩休致事臣於去

年八月間舊疾復作具疏乞休十月間再疏乞休伏蒙
聖恩不准致仕臣扶疾辦事殊不能支於今年三月二
十五日三疏乞休至今未蒙該部題覆顧臣病委係沉
劇留連調理已經改歲藥餌全未即功伏念臣遭際明
時荷皇上覆載之恩瞻天戀聖感恩圖報之心臣前疏
已備披瀝血誠不敢復陳以瀆天聽但臣病日深一日
無望生全況臣身後無述事之子出門乏資旅之人誠
恐自此不起遂至遺櫬他鄉良可哀也伏望皇上矜臣

久病察臣愚誠容臣休致使臣得遂首丘之願則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為此具本專差親齎謹具奏聞嘉靖十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久病危篤調理不痊乞恩休致事

謹奏為久病危篤調理不痊乞恩休致事臣素有痰濕之疾不時舉發近於去年八月間赴邊隨帶綿衣數少比至十一月間夜趨寧武關偶遇大雪衣薄感寒用藥調理留連至三月初旬方得少愈因旱少雨臣勉强赴

城隍廟祈禱遂致勞復即今晝則畏風戰慄夜則盜汗發熱且兩耳聾閉百事健忘至於目流冷淚鼻引清涕則又人所共見也葢以衰暮之年當此大病又不得專意靜養生全且難保矣況望其精神復舊而可居官理事乎伏念臣一介儒生叨蒙恩遇官至九卿三品雖効死於職分所當然但臣身為巡撫責寄民兵既已衰病昏憒久則事廢法弛遺患地方所係非輕也伏望聖明憫臣衰病察臣愚誠容臣致仕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為

此具本專差親齎謹具奏聞嘉靖十七年三月三十日

久病不痊再乞天恩休致事

吏部為久病不痊再乞天恩休致事該本部題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韓邦竒奏臣以舊病大作於本年三月三十日具奏乞休未准該部查覆臣疾危迫之狀衰弱之態不得已之情前疏悉具不敢重覆煩瀆聖聽伏念臣一介書生遭遇聖明官至九卿三品

雖粉骨碎身不能圖報聖恩之萬一但臣疾委實留連日久不愈始以醫藥繼以灸火皆不見效即今昏沉困臥晝夜呻吟且又心牽官事憂懼不寧愈加沉劇一旦遺櫬異鄉情實可哀臣幸身際明時當賢智奮庸之際而臣福緣淺薄遂至於此伏望皇上矜臣衰病察臣愚誠容臣休致使臣得遂首丘之願則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等因奏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提督鴈門等關巡撫山西地方右副都御

史韓邦奇奏稱有疾乞要休致一節爲照本官人品豪邁强學且文遭際聖明陟官中外卓有令聞方當精力未衰之年正期奮庸一面之寄但感患前疾日久不痊以故屢奏乞休詞意懇切况本官兼理軍機邊務委非卧病所宜相應議處合無候命下准令本官回籍致仕調理員缺另行推補待病痊之日有司具奏起用庶有用之才不致終棄可惜但係巡撫重臣去留恩典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乞聖裁緣係久病不痊再乞天

恩休致及節奉聖旨吏部知道事理嘉靖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許　等具題本月二十七日奉聖旨韓邦奇既有病著致仕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為此合咨貴職查照本部題奉明旨内事理欽遵施行須至咨者嘉靖十七年六月三十日

衰病不能供職懇乞天恩休致事

吏部為衰病不能供職懇乞天恩休致事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刑部右侍郎韓奏臣見年六

十七歲歷任今職臣禀賦素弱疾病時常舉發乃於今年六月内因中濕熱兩耳出膿用藥調理膿止而耳遂重聽聲稍低微即不能辨臨事接物有如癡呆深為未便况又痰火上攻頭腹生瘡發熱盜汗食減不寐時當金水之交尚且如此春來木火旺相難保生全矣伏念臣一介書生累蒙聖恩擢臣至六卿之佐雖粉骨碎身不能圖報於萬一而臣福縁淺薄不遂犬馬微誠伏望聖慈俯憐臣疾容臣休致使臣得遂首丘之願臣不勝

感戴天恩之至等因奏奉聖旨韓邦竒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為此移咨貴職煩為查照欽依内事理欽遵施行須至咨者嘉靖二十四年十月初七日

七十多病乞恩休致事

吏部為七十多病乞恩休致事該本部題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叅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韓奏臣見年七十歲係陝西西安府同州朝邑縣民籍由

進士歷任令職臣伏覩大明會典一欵內外大小官員年七十者聽令致仕欽此欽遵今臣年已七十於例相應致仕况臣素有痰濕之疾不時舉發每發則潮熱盜汗頭眩神昏臥床動經一二月即今暮年尤甚伏念臣一介書生遭際聖明登仕四十二年歷官二十六任位至尚書海嶽洪恩未有涓埃之報竭力效勞是臣本心而臣年既如此病復如此驅策不前徒懷感戀且南京實根本重地而尚書有參賛之責誠非七十多病之人

所能堪也伏望聖明容臣休致則臣既得逭尸素之罪復得遂首丘之願矣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等因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叅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韓邦奇奏稱七十多病乞要休致一節為照本官敭歴中外才望素隆年雖七十精力未衰尚堪供職遽難准理但係南京堂上二品官員去留出自朝廷非臣等所敢定擬伏乞聖裁緣係七十多病乞恩休致及吏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嘉靖二十七年

二月二十六日太子太保本部尚書聞　等具題本月二十九日奉聖旨韓邦竒不准致仕着照舊供職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為此合咨貴職煩照本部題奉欽依内事理欽遵施行須至咨者嘉靖二十七年三月初四日

衰病不能供職懇乞天恩休致事

吏部為衰病不能供職懇乞天恩休致事該本部題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參賛機務南京兵部尚書韓奏臣見年七十歲由進士歷任今職臣自幼

氣體虛弱疾病時常舉發動輙卧床數月今衰暮之年每疾雖愈精神不能復舊亦自然之理也今年三月感瀉痢之疾一月有餘方愈即出供職六月間面目皆腫至八月間復感瘧疾留連二十八日未得全愈臣心不安勉强復出供職至今瘧疾復作飲食日减寒熱往來徹夜不寐盡日呻吟藥不即功况臣年七十耳暗不能聽微聲目昏不能視細字神短不能憶往事夫神者一身之主耳目者聰明之用今既如此復加之病日久事

廢勢所必至也况留都本兵重任而又加之參贊大責豈衰病之人所宜居哉伏念臣以一介草茅荷蒙聖恩官至尚書雖粉骨碎身尚不足為涓埃之報竭力思効本臣素心而臣衰病至此誠不足以勝重而負大也伏望聖恩俯察臣誠容臣休致使得遂首丘之願則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等因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查嘉靖二十七年二月内該本官奏為七十多病乞恩休致事該本部議照本官歷中外才望素

隆年雖七十精力未衰等因題奉聖旨韓邦奇不准致仕着照舊供職欽此已行本官欽遵照舊供職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叅賛機務南京兵部尚書韓奏稱衰病不能供職乞恩休致一節為照本官歷有年勞素負才望雖稱有疾尚堪調治况奉旨留用未久遽難准理但係南京堂上二品官員去留出自朝廷非臣等所敢定擬伏乞聖裁緣係衰病不能供職懇乞天恩休致及奉欽依吏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嘉靖二十

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太子太保本部尚書聞　等具題
本月二十五日奉聖旨韓邦竒准留用欽此欽遵擬合
就行為此合咨貴職煩照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欽遵
施行須至咨者嘉靖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衰弱不能供職懇乞天恩休致事

吏部為衰弱不能供職懇乞天恩休致事該本部題考
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叅賛機務南京兵
部尚書韓奏臣見年七十一歲由進士歷任今職緣臣

禀氣素弱自幼多疾年逾七十衰殘特甚先於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内七十循例具奏乞休該吏部題覆伏蒙聖旨韓邦奇不准致仕著照舊供職欽此欽遵臣即扶病任事至本年十月内疾復大作臣再具奏乞休亦該吏部題覆伏蒙聖旨韓邦奇准留用欽此欽遵臣感激屏營望闕叩頭恭謝天恩勉强供職外但臣兩耳重聽兩目欠明於心實為不安於力實亦難支臣衰殘之狀前奏已具不敢復陳上瀆聖聽伏念臣疾時作時止或

有愈時至於耳暗目昏力弱則臣衰暮之年當日甚一日無復回少之時矣且臣官為尚書四司屬官每日升堂稟事不但一時一事而已臣聽欠聰應答一或有差誤事不小況臣又兼參賛之責儻或有機密重事若髙聲大言豈不宣泄而衙門時有奏本字畫謹細臣必映對日光方能看視一入暗室即不能見矣臣遭際聖明官至尚書感恩圖報是臣本心而臣福緣淺薄衰殘至此臣亦不勝其自傷矣伏望聖明俯察臣誠憫臣衰殘

容臣休致不勝感戴天恩之至等因奏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叅賛機務南京兵部尚書韓奏稱衰弱不能供職乞要休致一節為照本官敭歷中外才望素優況精力未衰雖稱有疾尚堪調理遽令休致似為可惜但係南京二品堂上官員去留出自朝廷非臣等所敢定擬伏乞聖裁緣係衰弱不能供職懇乞天恩休致及奉欽依吏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嘉靖二十八年五月初六日太子太保本部尚書

聞等具題本月初八日奉聖旨韓邦奇既精力未衰著照舊供職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為此合咨貴職煩照本部題奉欽依内事理欽遵查照施行須至咨者嘉靖二十八年五月初九日

衰年耳暗目昏不能供職懇乞天恩休致事

吏部為衰年耳暗目昏不能供職懇乞天恩休致事該本部題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叅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韓奏臣見年七十一歲陜西西安府

同州朝邑縣人由進士歷任令職伏念臣一介書生遭逢聖主官至尚書雖粉骨碎身無以酬洪恩於萬一竭力圖報臣之本心但臣稟氣素弱年過七十衰殘特甚痰瘧時發困乏護牀耳目視聽皆失其思臣為尚書之官各司屬官每日每事公堂稟說臣既重聽應答一或有差誤事不小然此高聲尚可聽聞至於臣之兩目本年四月間右目忽然失明精有白點瞳人不照已成殘疾今於十月初左目昏花初則不能辯細字既而雖常行

文移字面亦不能辯用藥點服幾一月皆不見效居官而視聽如此其職隳事廢必然矣臣入仕四十餘年歷官二十餘任雖懷犬馬之心未有涓埃之報而臣福緣淺薄遂至廢疾臣瞻天戀闕伏枕流泣不勝其自傷矣伏望聖明俯察臣誠憐臣衰病容臣休致使得遂首丘之願則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等因奏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查嘉靖二十七年二月內該本官奏為七十多病乞恩休致事該本部覆題奉聖旨

韓邦奇不准致仕著照舊供職欽此本年十一月續該
本官奏為衰病不能供職懇乞天恩休致事該本部覆
題奉聖旨韓邦奇准留用欽此嘉靖二十八年五月內
又該本官奏為衰弱不能供職懇乞天恩休致事該本
部覆題奉聖旨韓邦奇既精力未衰著照舊供職欽此
已經咨行本官欽遵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
得叅賛機務南京兵部尚書韓奏稱衰年耳暗目昏不
能供職乞要容令休致一節為照本官歷中外才望

素優近因衰病節次具奏休致累奉明旨留用今復奏稱前因情詞懇切似非得已合無准令致仕惟復別有定奪但係南京二品堂上官員去留出自朝廷非臣等所敢定擬伏乞聖裁緣係衰年耳暗目昏不能供職懇乞天恩休致及奉欽依吏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嘉靖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本部尚書夏　等具題本月十五日奉聖旨韓邦奇既屢奏衰病情詞懇切准致仕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為此合咨貴職煩照本部題奉欽依

内事理欽遵施行須至咨者嘉靖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苑洛集卷十七

苑洛集卷十八

明　韓邦奇　撰

見聞考隨録一

漢唐宋三代與我國家防邊之法不同漢唐宋防之之法密我國家防之之法疎其故何也漢高帝當匈奴冒頓盍振古豪傑平東北諸國獨霸塞外控弦四十萬高帝憚之天下既定乘百戰之威自將至平城被圍非陳平之計幾至敗亡故

其防之也極其詳四百年間君臣上下日夕講求非戰鬬則和親未嘗一日忘唐太宗當匈奴突厥之強至于稱臣請兵以取天下故其防之之法亦甚詳宋則當遼金元之強自朝廷以及閭閻所事者歲幣戍兵也我國家當元之甚弱葢元自太祖入中華世祖一統宇内一百五十年來元人化為中國人視中國人為尤弱而兵之一事為尤弱葢中國腹裏武事雖弛猶有備邊之兵元則中外一統雖邊備亦無矣况當時凡百苦役皆漢人力辦元人驕惰尤甚是以我太

祖既平羣盜命徐達北定中原元人即北遁未嘗向南發一矢我兵復窮追至不敢相見又值我文皇之英武三犂其庭敵人破膽遠遁葢以平日屋居穀食之人一旦身無居腹無食救死之不暇雖尋常之兵臨之亦不能支況我百戰之兵乎是以防邊之兵較前代為疎葢前代當敵之强我國家當敵之弱今我承平二百年人不知兵而彼生養教習亦二百年復其故性若之何而守株以待乎可憂也

今之邊事不大改革軍威必不能振所謂改革者無他修復祖宗之故酌以漢唐之法而行之耳今議者皆曰任將考其說皆壞將之道也古之任將者築壇推轂君命不受故將得以行其志今豈無將特不用耳所謂用者非與之官也盡其用也今將之在軍叱喝而奴隸視者十餘輩奴顏婢氣一人欠謹而譏斥至矣漢唐以來邊將非一人上下幾千年考之載籍何曾遣一使至軍查勘哉此明白而易見者我祖宗朝亦罕有之近者每

一交鋒即遣一使而使者又不曉國體軍機務在羅織其罪必去之以自尊崇安有才難之惜使為將者惴惴焉手足無措避罪之不暇安能自奮揚哉至於人才剥落臨時無措則出之囹圄之中譬之傷弓之鳥見矢而驚寧能飲啄於洲渚之中哉即使子牙遇此時彼惟卒釣於渭濵耳強而付之將亦莫如之何也已

騎

建元二年衛青至龍城斬敵首數百將軍敖亦亡七千

元朔元年衛青出鴈門斬敵首數千明年匈奴殺太守虜漢二千餘人

元朔二年衛青出雲中斬敵數千獲畜數十萬匹青封侯明年匈奴殺代郡太守掠鴈門千餘人又明年匈奴入定襄殺掠數千人

元朔五年衛青出髙闕圍匈奴右賢王王夜獨與愛妾壯騎百餘夜潰圍遁獲右賢裨王十餘人擒殺萬五千餘人獲畜數千百萬是年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央

元朔六年衛青出定襄擊匈奴斬敵萬餘匈奴殺裨將趙信軍三千信敗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俱降匈奴裨將蘇建全軍敗沒單身逎歸衛青青送武帝赦建罪免為庶人

元狩二年霍去病出塞過支山千餘里執匈奴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斬首八千餘級去病復踰居延斬首三萬二百級獲五王及王母單于閼氏王子千五十九人相國將軍都尉六十十六人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

掠千餘人

元狩四年衛青霍去病出塞擊匈奴青度幕出塞千餘里斬萬餘級至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悉燒其餘粟去病封狼居胥東臨瀚海斬萬四百餘級自是漢與匈奴相持各拘留其使

太初三年匈奴入酒泉張掖殺掠數千人

奇謀勝算不在高遠切于時務即是奇勝葢事切於時務即有益於國家有益於生民如諸葛孔明高卧南陽

之時熟觀天下之勢曹操據有中原挾天子以令諸侯孫權據有江東任賢使能基業已固俱不可圖獨蜀漢之地未得豪傑據守可以立基故一見昭烈即以為言而終身事業雖志決身殲以圖興復不過若此而已矣以髙遠言之誅曹孫篡弑竊據之罪克復漢家天下豈不光明俊偉然勢決不可行也故司馬徽云識時務者呼為俊傑且目以為卧龍葢為此也今天下大計禦敵之策雖募百萬之師費億萬之財亦無益於當時其切

務惟在於修邊然今之言修邊者每以宣大為說則失策甚矣葢宣大之邊不惟不能修而亦不必修何謂不能修宣大大邊廣千餘里力豈易辦縱修之亦不能遍守然决不必修也何謂不必修葢中外之界限本在寧武至山海關一帶界山宣大在險之外而鎮城又在外之邊與敵共處一地不守險而守之險外以鎮城而置之極邊此古今英豪之深意且宣大之設以天下之錢糧選天下之兵將守之者非為宣大之地計為屏蔽天

下也今宣府彈丸之地總兵有正兵副總兵有奇兵遊擊有遊兵五路有叅將四十二城堡皆設兵將大同總兵副將遊擊同三路有三叅將十七城堡若望以屏蔽天下次擇名將而畀之若只保守宣大地方中人可以守之半其兵將可以當之又何必以修邊為哉所謂不必修也今邊之宜修者山西真定順天也力既易成險亦可守樞機在此山西之邊自鴈門以東其險可恃此惟有一二步卒牽引竊入敵騎決不可長驅但有人守

之即不可越所謂一人當關千夫莫敵者也惟鴈門以西則夷險不一其地雖二百餘里然不須修者多其山險處不必修平漫接修之十不二三其土山平漫者可斬削當自偏關宣武舊墻接修之其真定順天一帶山口可塞者塞可築者築居庸最險潮河以隨時修整不甚費力則天下之事畢矣宣大二鎮各城既有髙城深池堅甲利兵其餘民間私建小堡一一歸併敵入則堅壁清野又重兵以拒之彼無所掠五日則自遁矣候其

歸之則邀而擊之且可獲功何必修邊為哉此修邊之說也

用兵之要攻與守二者而已守則如前攻則我當先發若彼既入侵是簡其精兵而來不可以與之爭鋒惟當固守如前我邊防備乃選將練兵候彼數十萬駐牧我邊近地牛羊老小帳房俱在彼必以我兵素不出攻不為之備吾乃帥師攻之然必為萬全不可敗之勢方可言攻吾察各陣為兵火一營且攻且守雖彼百萬之衆

四面攻圍亦不礙吾之進退可取必勝攻吾前則吾前衝之攻吾後則吾後衝之前後左右無不如意進退攻守皆由于我雖圍吾十匝則吾益得志兵火營大略以大車廂後為陽門板三孔安砲仍以牌遮其口畫為虎頭形廂兩頭横安二砲廂後者扎營用之廂兩頭者行則用之但用多帶火藥糧草每用火藥手五人挽車者十人如東面兵至中軍扯起青單號帶第一砲放雙號帶第二砲放三號帶第三砲放三砲既畢一砲可裝起

矣西南北各如其制若四面齊來則四面砲齊放此劄
駐時制也若吾欲回軍則徐徐行之既圍之固則攻其
前若彼圍其左右則用横廂砲後則如常制且行且攻
彼必遠遁豈敢近吾彼敗則出吾營中軍以擊斬之此
乃決不敗之陣也都城四面平曠最宜用此陣若於潮
河川盧溝橋左近為此營則敵必不敢近而吾可得志
大抵用兵之法要知地故曰地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
生勝每營止可用三千多則五千然多多益善攻守之

具無事之時不可不講不可不備臨渴掘井卒然未善

此攻邊之說也

當今禦邊之法較之前代為踈為不專昔漢時高帝當匈奴強盛之時又以冒頓之梟雄是以備之者甚詳雲中上谷北地朔方遼東西北平漁陽金城上郡皆止各一太守專兵專錢穀專刑專舉辟且久任但責以地方不失中小勝小負俱不計賞罰亦不加是以邊臣得盡力盡謀今一總兵而不與之賞罰之權監之以巡撫巡

按守巡郎中一有勝負則府通判衛經歴皆得監制之
唐朝以一監軍而軍功不成况監軍數輩者乎今之廵
撫甚為無謂既無調兵之權又無臨陣之責凡一切戰
伐進退俱不干預若何而受彼之賞受彼之罪哉唐之
初興有資於敵稱臣突厥亦當敵強盛之時宋則不須
言矣是以當時朝廷之上日夕所圖惟者惟邊計耳我
朝當敵之極衰當我太祖之聖神又值我成祖之英武
中國强盛未有如今日者夫强則畏弱則忽陟羊腸者

不蹶而或仆於平原臨深淵者不陷而或傾於行潦畏與忽使之然也況今我當承平日久彼當教習之餘我弱而彼强矣是豈可以尋常視之哉今當倣漢唐制而行之各邊巡撫皆去之其巡按不必預邊事管糧官聽總兵官節制府州縣官俱聽總兵節制如巡撫之體小小勝負不必行勘但令地方無事耳國家之制止是來則備之去則守境而不追所以監之巡撫察之巡按錢糧刑名皆不得預舉辟潛移於巡撫止是防邊將之肆

也在今時則當變而通之況此各官之設起自近代亦非太祖成祖之法也天下之事必知之明論之定而後可經理以守之若貿貿然隨事設論日見其煩擾而終無分寸之益今日之定論修邊是也山西真定順天是也邊兵不可常調一則錢糧供給不敷一則以勞待逸此猶較可仍恐有意外之虞古人所謂不戰則自焚矣

今儒生談兵動曰賞罰今提兵者手無一破錢賞何所

施

西北之大邊六宣府最為緊要額兵十二萬其次大同額兵八萬其餘各鎮其兵俱少於是臨邊一帶界山自山海至居庸紫荊鴈門寧武寧化自岢嵐保德偏關直抵黄河岸自北南視如千仞崇垣拔地而起固天所以限中外也中古始守以險外以為藩籬居庸紫荊之外有宣府鴈門寧武之外有大同我國家又設老營堡居庸紫荊鴈門寧武皆設兵將寧化以西乃略而不備秦

時城址猶在若考其地而設兵如鴈門等處敵必不能長驅而入矣若止從老營堡修至寧武亦不為甚費今敵入中國惟老營堡地方乃一大空闕異時敵妄興異志以侵内地惟此塗為便既過老營地方而寧化岢嵐等處無守則天門忻口玄崗陽方之險不足恃矣偏關之城昔在山麓下若敵乗山而攻旦夕可破移於城西築以角道長不過二里即至山巔上闊二丈髙三丈兩面環以女墻設數舖房敵至以兵守之金湯之固矣

人於念慮未發未應事接物之時檢點日用所為有無違理即是戒謹恐懼之一端

善人當好也過於厚非平也惡人當惡也過于法非平也中者有權之道焉

京氏易傳至百餘卷必其於四千九十六卦俱有所附五星衆星之經留順逆遲速守犯自開物以至閉物俱有定局若太乙數之式者惜無所考也姑億識之

京氏易若今星士之五星子平但二書論一人之休咎

京易論一世之休咎

樂記感於物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本於虞書言志數句來但變其文耳變是清濁高下樂記一篇好文字古今有兩篇好文字易大傳樂記是也萬世莫及其次則孫武子十三篇郭景純葬經

發於聲音形於動靜只此二句盡乎樂矣聲容備矣

天地間止一陽氣之流行自冬至至夏至則日升自夏至至冬至則日降升於上則為温為熱降於下則為涼

為寒陰是靜的物本寒共體也隨陽之升降為寒熱耳冬寒矣而地下則煖夏熱矣而地下則寒夏至後氣降若何飛灰觀今風亘可知進而吹固生風退而縮亦生風

李文察謂律生五聲不如言律和五聲此說良是人之聲自有五但以律正之而可調然作和字又不如孟子言正字尤好

琴七絃內備變宮變徵正調入散音十一調為宮則各

其徵為十二宮聲商角徵羽皆然為管各用其孔也
焦氏四千九十六變孔氏之正傳也
京氏直爻則以巳意衍之也
聲七律十二每律聲鐘磬各十二凖十二律今止用一
均七而以五為啞古鐘磬每架十二張文收掘地得大
樂古鐘十二是也愚意作七架或九變或八或六或七
或五各取用之
鐘十二磬十二今止用七餘五不用七者黃鐘一均之

備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是止七聲何八十四聲之有是且不成一調何六十調之有

琴徵十三置一為黄鍾半清聲在首其餘十二徵自尾起黄鍾一黄鍾二大吕以至應鍾各按其徵則每一絃皆為十二律是七聲役過十二律各有七聲所以旋宮有八十四聲調有六十瑟則隨柱取聲如今之箏

黄帝命伶倫鑄十二鍾單穆公曰十二辰之鍾也周十二鎛隨月用律編鍾十二長短隨其律口闊則同

特磬十二有長短有厚薄長而薄則聲濁短而厚則聲清

九奏在琴散音一下徽二中二上二泛音上一下一

此心最難持非昏昧則外馳

人於匆冗忙迫之時即自省其心使勿隨事俱忙亦處事持心之一法也

人於靜坐時必點檢已行之事則當否可考悔心愧心生庶可補過矣

孔子大聖且每事問凡臨事勿憚數問若恐人以已為不知而耻問非克已好善者之存心也

人於不得意處不必自銷沮當審其是非已果是固當坦然縱是差失只當速改亦不必過於悔愧徒銷沮何益

有聖人之學有大賢之學有賢人之學方念慮未萌時即戒謹恐懼自無惡念之發聖人之學也湯武反之是也蓋無事於慎獨矣戒謹恐懼矣而資未極粹忽然非

心萌焉即遏止之不使見之於行大賢之學也過止在心無行過也資又下也過之未能遂見於行然後悔而改之此賢人之學也故學有三等若堯舜則不待學也念慮未萌此天理渾全無虧損時人於此時便能存養雖有非念之發遏之較易若未發時不用工夫非心之發如湍水之決六馬之馳其遏難矣日用體驗自見主一無適存心處事之至要事至若能主一事自不得錯惟方理此事却思別事便有錯

天人之際鬼神之理非深造君子未易言也學者惟篤信孔子之言與行及五經之旨可也

古今學者顧惜名節亦害事一有顧惜名節之心所為便有曲意畏忌之心安得光明俊偉必并其名節而忘之惟義是從天下非之而不顧可也流俗不知之有識之士必知之有識之士不知之天地鬼神必照之天地鬼神不照之吾心不自知之乎必如是方為大丈夫

學者於此心能戒慎省察則日用之間縱使把持不定

小過不及則有之至於逆天拂經損人利已之事必無矣不肯損人利已況肯損國以利已乎茍施者必茍取因忿而損身者必不能取義以捨生見義而攘臂爭先者必見害而潛為自脫之計人忘富貴貧賤不足為大丈夫必忘其死生忘死生不足為大丈夫必忘名節有顧名節之意便是私心

氣失其平而為疾雖孔子亦不能免甚而昏憒亦有之豈惟聖人雖天地亦不能免當寒而溫當暑而涼風雨

晦暝旱澇為災星辰失度日月薄蝕之類皆天地之氣失其平者也

學者動静起居雖暗室屋漏之際寢卧之時亦矜持禮節然後接物時從容自得若隱顯不一在人前雖勉强矜持終不自然必有脚忙手亂時

見善勇為惟恐人知退焉有慚色此誠於為善者也

一部易經當以一正字為主當看時字才字坤時若不可為若有直方大之才亦可為若六四則括囊而已

周子無極而太極即老子無生有周子重無字以無為本觀下文云無極之真不言太極可見況原本云自無極而為太極而朱子削去自為二字乃以吾儒正理釋之則亦回護之過矣

先儒謂老氏以有無為二周子以有無爲一非也周子亦以有無為二有無為一朱子之正論也

余以至無而至有釋無極而太極亦回護也

天地間惟水為最先生自子運至午日長自未漸消短

東南始皆水涯水漸落而地出故西北之地先出地脉捄盡故人物漸衰東南地脉方盛故人物漸長天地之開也自西北始故天地之閉亦自西北始

斗指日躔為六合

人能為善事恥在人先則為巳之真者也若揚揚然爭先倡首恐亦非盡善

儒行篇讀之生愧恐非孔子之言也

他書只懸空說箇道理惟易則日用之間事事物物皆

有箇處分學者不可不讀

學者養心之法固不可令其放逸亦不可太拘反為心害正如仙家導氣佛家入禪孟子所言勿忘勿助最好試於日用之間驗之自見

夜氣一節惟孟子有之他儒皆無觀程朱夜氣之說即可見其原無此氣葢其得於天者未甚粹不如孟子多矣余二十以前未食之前此欲淡然全無及食後則欲心萌矣到明日早時回思昨日之欲此身寒吝真如在

穢溺中惡惡臭尚不足方也自悔死迷乎何以至此到飯後時欲心又萌明早却又悔惡懼夫梏之反覆也以此知程朱原無此氣

易比不追其去求其比也而反不追其去何也葢求士之道不惟招之可以來士雖其去不留亦可以來士若士旣入其國不聽其去則士皆謂去就不得自遂入其國不合而不得去士皆懼而不來矣中庸治國平天下曰嘉善而矜不能正欲致善者而用之也

養心之法無問動靜應接推行之際即省察之必合道義而後發無事之時預防此心勿使非念之萌然此心難制一有非念之萌即遏之勿使達之事爲之著便是養心之法世儒不曾留心窮理博學切問妄意忖度乃令學者閉目盤坐名曰收心如此必遺棄倫理生事如釋氏可也哀哉夫人自少至老無一時無職事焉有工夫終日靜坐一日靜坐即一日失學是人自人學自學人與學判無相干矣哀哉

遇大事不動心大賢以上事甚難然本無難義未至故為難或為毀譽其次為利害又其下則為得失矣若疑惑則又係天資學不至不疑惑更説恐懼不得子路之死雖不恐懼乃恐懼之最甚者未至不疑惑故也

與楊椒山書曰心之當養無間動静里居之日供耒耜遠服賈亦養心之時也臨政之時詰訟獄裁檄牒亦養心之時也于凡應對賓客盤桓樽俎莫非養心之時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之謂也若夫凝

然正坐却除世事則佛氏之養心也吐納導引使不內
耗則仙家之養心也三代之士最為精粹秦漢及唐賢
美暗合下此類多禪學矣考之經史亦自可見
意是心之發誠意即中庸之謹獨心是其本體正心即
中庸之戒慎修身則是端九容各有工夫如燕居之申
申夭夭入朝之色勃足躩臨下之莊敬享禮之容色之
類皆是也傳者釋正修或指其用或推其原非正解也
子思之功自靜而動曾子之功由動而靜皆說箇大綱

孟子之有事勿正勿助勿忘則其中之節次也人能敬以持心雖盛暑正午之時衣冠而坐亦不覺熱雖熟睡時其體亦自不放

君子當以三代學者為法程庶大節大本不至顛覆

此心運而不息有如江河汪洋浩蕩流而不息養心之道如禹之治水去其壅塞耳若夫閉目靜坐使此心如槁木死灰是池沼之澄清耳

此心之大與造化同造化運而不息此心亦運而不息

惟有動靜耳有冬有夏晝有為夜有寢是也此心應事接物時及念慮萌動時此時省察斟酌使必合乎理便是養心事物未來念慮未萌敬以持之亦養心之道也古之聖人於靜坐之時經綸酬度周遊天下亦所以養心也

易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朱子釋之曰養德養身之切務言語也何謂養德孔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只此一句便是躬行之實自是無過言無虛言無狂言無

戲言無俗言言慎則德成日用之間體驗之自見

中庸戒慎謹獨一日行之則一日聖賢一月行之則一月聖賢終身行之則終身聖賢雖顏子之賢不能不違于三月之後是豈易能哉此段功夫不惟可以養心亦可以却疾若把持太過反有以傷其心亦能致疾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其法也

夜氣梏于飲食以此知仙家忌煙火食但吾儒從容而進仙家欲躐等而成飲食豈可廢哉

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化育流行是也道字解作路字指流行發見者而言春秋之時世道衰微天道人道人皆不知而以窈冥昏黙者當之故孔子明天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子思明人道曰率性之謂道皆指流行發見者而言

學不足以合天人一萬物非學也萬物者天地之子天下未有子不似父者人之子必似人牛之子必似牛馬之子必似馬杏之子必似杏桃之子必似桃天人萬物

豈有二哉

性道一物也存之於心謂之性寂然不動者是也發之於外謂之道感而遂通者是也人有人之性人率人之性而行發而見諸行事為道子思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天有天之性天率天之性而行發而見諸化育流行為道孔子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至於凡物亦為性發而為飛知覺運動是道也核為性發而為樹榮瘁開落是道也孔子逝者如斯子思鳶飛魚躍皆謂是也

宋儒於中庸解人道則是於易大傳解天道乃謂隂陽迭運者氣其理則謂之道則非孔子本旨矣若然是以寂然不動者為道矣宋儒又謂道為太極太極是寂然不動時物道是動而生陽以後物安得以道為太極哉宋儒於中庸解天道以四時日月錯行代明為天道亦是而獨於解易則非者葢於形而上謂之道一句未分曉耳易謂形而上非謂氣而上也

且凡之謂字是直指且有曉示羣非之義若曰衆論非

道一陰一陽之謂道也豈可解作二義正蒙所謂字不如孔子之謂字為的確此又聖賢之别一元未闢渾渾沌沌太極之未形也是天之性也如堯舜之心至靜未感萬理咸具即太極也是堯舜之性也一元既動二氣五行化生萬物無一息之間河嶽奠動植遂無一物之欠此天之事業也是天之道也堯舜之心感物而動發而為言語應接敦叙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做岀許多事業是堯舜之道也

天地萬物本同一氣其成也皆小而大未有陡然而大者天開一萬八百年而後天始成地闢一萬八百年而後地始成又萬八百年而後萬物始成子思於中庸著論曰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萬物載焉正見天道流行不息之意宋儒乃謂天地非由積累而後大誤矣如此則是木之一出便有枝葉花果矣且天地亦有老時自子至午則漸長自未至亥則漸消天地渾沌亦以漸而沒

若陡然如今世界就一時渾沌了亦可傷矣萬物有死時天地有渾沌時即今已到未字上以後漸漸一代不如一代天地將老乃欲挽而為唐虞三代正午之治難矣

由渾沌至於開闢由開闢至於渾沌一消一息未嘗一刻之停開闢了就渾沌渾沌了就開闢由渾沌至始開闢三會由始閉物至渾沌三會則渾沌者六會開闢者六會

逝者如斯鳶飛魚躍聖賢指其顯著者而言其餘如雞鳴犬吠蛙鳴蟬噪皆化育之流行皆道也其小至於蠅飛蟻走皆化育之流行皆道也

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此張子灼見道體之本然他人所不能道太虛無極本非空寂只有形不形之異耳三五是十五五三亦十五三五雖不同不過皆十五但變易不同也形不形雖不同一氣也但聚散不同也一動一靜一聚一散是謂參五變易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此

横渠灼見性命之真故敢為此言自孟子言性善之後諸儒不敢為此言孟子言性善非謂性全無欲只以當時人皆說人性無善故孟子言人性固有欲然萬善皆備於性非謂全無欲也孟子嘗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敬其兄也以為性善之驗若果如此則愛親猶待孩提敬兄猶待長若一生下時便要食乳卧一污濕則啼雖母就污濕不能顧然則人之生欲在先乎善在先乎只為時人謂性中無善故孟子曰

孩提知愛親長知敬兄皆自然之良無待於習可見人性中本也有善此孟子立言之旨也若謂止有善全無欲則以告子之辯豈不能以前理欲先後折孟子遽肯默然而服哉

未嘗無之謂體所謂氣坱然太虛自漢唐宋以來儒者未有見到此者是以不惟不能為此言亦不敢為此言也

上智下愚與性相遠孔子之言平正的實萬世無弊宋

儒謂下愚可移直自誣耳人之生欲與善氣與理同受但曉悟則欲在先而善在後雖孔子堯舜亦然但不假修習耳宋儒看不透孟子之意故多强釋於文義似矣驗之人其實非然也

太極未嘗無也所謂無者萬有之未發也所謂有者有是體而無形也未嘗無之謂體太極也如此則諸子之陋不待言而自見矣

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變通二字此君子立身撫世

之大權濟事成功之妙用事雖可為卜不可為亦不為事雖不可為卜可為則為之如復國讐討强逆此事之可為者時力不能則宜止越之於吳其讐耻豈可忘之勾踐既已返國事吳甚謹進西施獻巨木十年來無或怠豈忘吳哉俟時力既可而吳亡矣如高貴鄉公忿司馬昭之逆奮然率衆討之昭豈不當討時力不可也遂至身亡國滅弟之殺兄事之不可為路人知之周公誅管叔盖不如此管叔亦且死而周之社稷滅矣使殺周

公而周可安周公寧死而管叔不可誅也不獨如此大事雖日用之間固有可為而不可為不可為而可為者君子當精於義處事每如此安有敗事是以可以措諸民也他書惟以義行之而成敗非所計易則圖萬全何以能之幾在事前也如殺身成仁此大好事而過涉滅頂以凶字與之凶者不順理也如文天祥之死宋可謂殺身成仁不順理在何處非死之時不順理度宗以前是何時也天祥不為儉德之避乃出而顯名此時已不

順理矣到那為相時只得死此而不死愛身負國揚雄之徒耳使天祥於理宗之末知禍亂之必至埋名而處如荷蓧耦耕之徒宋室既亡豈無十畝種瓜田哉而萬全可保矣故曰有道術以通之道術二字下得極好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先至柔而後動可剛若直以剛動如何何必先柔皆為坤也力有所不足若五伯之盛直以乾道臨之何必先柔當玩一坤字漢髙可以當之時未可也力未能也鴻門之謝漢中之

往垂首而行及其可為也定三秦平燕齊滅楚於垓下

何剛如之用易君子幸勿輕率以禍人之家國也哉故

曰積大勢成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聽順則得其常矣坤亦

不是小物上配乎天坤以陰柔而握乾符故先迷而失

道後能聽言納諫信任元臣乃得其常此節商之太甲

可以當之

坤之五幼冲之主有柔中之德如漢之昭帝周之成王

可以當之然得二之輔周公霍光是也故元吉

隋承南北朝之亂至隋季則坤陰已極時當來復險難甚矣唐太宗有黄裳之德振而起之成太平一統之業李密王世充輩何人而紛紛若此徒自殺其身而已然則當如之何不有六四乎括囊如四皓可也學者察此則於易也思過半矣

外雖積險茍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人處險中方寸先自亂處之無道難何以濟心亨不動無所疑懼則

所以謀脫其難者周悉萬全有不濟乎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無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此節非易之本旨夫易者見幾趨時審力合道以求萬全乃聖人之妙用義命不足言也橫渠以吉凶二字恐學者既不見幾矣及當其時乃為偷生脫死趨利避害之謀故示之以此以為未盡易者之防易近老子稍走作了便是

奸邪過涉滅頂凶此殺身成仁之事凶不順理也漢之龔勝宋之文天祥足以當之方王氏賈似道擅權之時咸宜理度衰亂之際便當見幾審力斂其德操以見堅冰使人視之如傭夫僕類如此莽又安能以祿位加之宋之傾危亦無與於已也既不能然勝之聲名已著天祥名位俱隆及莽徵宋亡此時而不死豈儒者哉天祥當時不屢圖興復隱處林泉如何不可也位登宰輔國滅而全身無是理也為二子者當如薰膏之翁可也庶

僚百官國滅而全身可乎不當為興復之圖乎若有昭烈孔明之才不歛其德可也圖興復亦可也執一而論又非易矣

蓼蕭裳華有譽處方皆謂君接已温厚而下情可伸人主之尊如天威嚴之下誰敢盡其情惟人主降辭色以誘之則下情始得伸上下之情既通則讒毁不敢入彼奸人雖好傾擠讒譖然交情密篤彼亦不敢進其邪惟其情意遠絶誣不能明彼方得乗機而入故下情通則

讒毁不得入讒毁不行君臣孚信上下交而德業成令聞廣譽施及萬世矣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君臣之際其可畏哉大臣之責危疑之際其難處哉夫以周公之聖遭讒而退召公太公身居宰輔責寄安危又與周公皆開國功臣所遭如此二年之間曾無一言為之營救伸明必待成王自悟而後迎周公歸有若權位相軋危而不扶者何也此其所以為召公太公此周公所以得迎歸此周家所以八

百年之靈長也當成王之疑未釋茍輕率言之言未必從王若疑其朋比則周公之身或不可保并二公不安其位矣二公豈為巳位之不安哉二公又去則周之社稷何倚焉況以成王之賢得二公之佐天下亦可安寧故持久以需之易需于穴出于血此之謂也若淺識狭度一有為名潔巳避嫌之意國家之事去矣

周公之居東亦二公之志也使周公不去而周可安公亦不避擅權貪位之嫌茍焉為肥遯之謀惟其不去也

內既主疑臣危外則流言易入不終朝而禍亂作矣此周公所以引而去也蔡子曰公豈自為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得周公之心矣

衍忒未分有悔吝之防尚書洪範衍曰卜五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占用二曰貞曰悔自夫子賛易之後卜書不傳占法貞悔乃四千九十六卦之凡例六爻無動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六爻有動遇卦為貞之卦為悔詳見啓蒙

五年一禘王者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

配之也三年太祫合七廟祧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祀之四時各祭合七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祀之四時各祭於七廟而各祀之皆天子之制也

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不祭禰明其宗也禮書經秦火之後漢儒集成已未可盡信況三代之時與今時異宜三代之禮嫡庶之分甚嚴者當時諸侯卿大夫皆世官不得不嚴正如今之武職豈敢分毫違越若通天下而論庶子不祭祖不祭禰設使禰無嫡子又無叔伯則二

世皆絶不祭仁人孝子何以自處仁人君子之為政亦何忍如此安可泥古而不酌之今哉

七廟之禮決不可行止以尚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之文所謂七世之廟非七座廟也禮經諸侯去其籍又遭秦火之焚漢儒附會而成至宋儒既不以身體又不以理察又不以時日計度遂議定以為不刋之典今大祭之禮一行須一二時若七廟畢一廟而復一廟出一廟而入一廟一日之間亦不能周是君臣上下終日不食

則奔走登拜之勞腹又無食精神疲倦豈能堪乎若祭一二廟而食亦無是理也况古禮繁多今禮簡少不過十之二一日之間安能周乎若分日而祭古又無是禮也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同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祊也此二段事同几言神位室祊言祀神之所書成王歿設五席兼設平生之坐先儒謂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亦或室或祊之意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謚葢以尊統上卑統下之義天子尊故統乎上者諸侯卑故統乎下者上謂諸侯下謂大夫生是一方謚是一人

凡祭割烹為要詩書稱馨香之氣葢鬼神無形惟氣而已聞馨香之氣即是享之禮失求之於野令天下之人皆言鬼神為聞其氣而已是也古禮割烹於廟門之外取其近于神位而馨香之氣未散今徒有體薦而不饋食神何所享乎古禮有饋食而無體薦者未有有體薦

而無饋食者

祭祀用尸其義精深尸不能行也而易以土木之像像又不能行也而易之畫影二者猶有用尸之義至宋儒謂影像與祖考無干專用木主不知數寸之木與祖考有何相干也古人木主之設蓋以古人用尸皆以子弟為之高曾祖考無以分别故用主以識之今不用尸而獨用主正如今之鄉飲主介賔僎之帖獨有帖而無人也

古祭禮無所考其節奏之詳惟士虞禮少牢饋食諸章
今禮之所無者迎尸送尸九飯告飽獻賔獻衆賔獻兄
弟獻衆兄弟獻祝獻佐食數節諸章亦不載旅酬之禮
豈旅酬天子之禮歟
古之坐即今之跪儀禮所載凡祭主至神位賛者曰坐
是也
氣之性本虛而神虛字為無極字神字為太極字虛而
神正是無極而太極氣是陰陽五行

指遊魂為變為輪廻釋氏亦窺見些子造化夫造化氣聚於形則生氣離於形則復歸於造化釋氏乃謂令散之氣有善惡則復聚之氣為人物故有輪廻之說釋氏亦豈不知無是理哉彼見聖人謂為善得福為惡得禍然有不盡然者故人率怠於為善釋氏乃謂生雖不得報死後亦須報將驅天下之人使之為善然欺之也聖人之教以誠釋氏之教以偽夫感人以誠猶懼人之不從況偽乎古今之人忠臣孝子義士烈女比比皆然或

得其一肢得其一事或得其全體皆入聖人之教者也遵釋氏之教者不過誦經食素削髮捨施以求免於禍甚者殺人為盜乃修齋誦經以求免有一人慈悲遣累如釋氏者哉古今未見講學會友者之為亂假白蓮之教聚而為巨盜以亂天下賊生民者古今多矣何也釋氏以偽立教故其徒亦以偽應之也其學之是非又烏足辯哉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

則以人生為幻妄佛氏以死為歸真生為幻妄亦只是主客之意但幻妄字便有箇無用的意思須是不用此形骸氣性方無累所以彼必絶男女之配絶男女不百年人消物盡方是真誠的道理殊不知天所以為天以其用之不息也若只混沌一塊氣要他何用然此亦自然之理天與聖人非有意安排張子所謂是皆不得已而然者也豈佛氏所能挽而回之令天下之人比比趨於佛氏而遵佛氏之教者天下無一人也借使人之靈

佛氏可以誘而教之盡絶夫婦之交至於物之雌雄牝牡佛氏亦無若之何此真終不可歸也佛氏之教亦窮矣

形聚為物形潰反原此意張子屢發之曰潰曰聚指氣之附形者言古人謂減一尺地則有一尺氣非也地中亦有氣天地間惟氣為交密雖山川河海草木人物皆氣之充塞無毫髮無者張子此説先儒多議之是乃在冊子中窺造化不曾回首看眼前造化之實故邵子有

觀物之說而大易仰觀俯察以得造化之實

詩言駿奔走在廟書言駿奔走執豆籩所謂速如奔馬也禮之嚴如此故有子曰還從容些爲貴若太從容則慢矣

在伍則抗而立在朝則俯而立

長裕不設正如孟子所謂心勿忘勿助長也言自益益人固貴不已其功然須優柔有漸間斷固不可急廹亦不可此爲學之要法

孔子删詩書於詩録商頌魯頌於書録魯費誓秦誓兩録侯國之事係於帝王之後者見周之天下成之於周公録商頌者見周之天下得之於商録秦誓者見周之天下失之於秦始終其辭云耳

江西律吕一策所論皆正但謂黄鍾無十非也黄鍾萬事根本樂之黄鍾無十如分寸尺丈引龠合升斗斛銖兩斤鈞石豈無十哉新書十數總論黄鍾非止樂之黄鍾也策謂新書不當言體數新書何嘗言體數直解言

之耳以此知其學得之於直解

中庸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言道之極于至大而無外正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萬物皆陰陽二氣之發育即道之發育也天無涯陰陽二氣亦無涯即道之峻極於天也

中立而不倚最難非義精仁熟者不能凡事有所依憑則不倚無所倚憑則易至於倚蓋時措之妙也如不違乎親意人子依此而行何難之有乎却有以違親之意

為中者大舜不告而娶是也有可其不可者亦有不可其可者豈易能哉中是無過不及倚是過不及也日用之間酬酢萬變初無定體皆欲合中非得時措之宜者非過則不及矣

人來請謁者由威福作於已也若隨物應之則請謁自不至矣有人居官終身而人無一字相通者是其驗也

為治之道無過於一誠此心之誠可潛通於夷狄通之者非接其人而感化之也非施以德而懐柔之也誠立

於中國自是不來侵犯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學者無以為迂

上行下效有如桴鼓聖賢之言的然無疑余接人常帶笑容每升堂見吏人以下及屬官叅謁皆帶笑容余自愧何人之慢我如此一日忽自悟曰知其由於余也且思聖人有言臨之以莊則敬明日升堂正色而坐吏人以下勃然變色端肅而立屬官叅謁者亦勃然變色凛然而退使其以言教之雖數十日亦不能成且不能齊

自是不待行禁而肅清韓尹廷學曰不知近日每入道

何故如臨淵氷

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只此二句撫世酬物之大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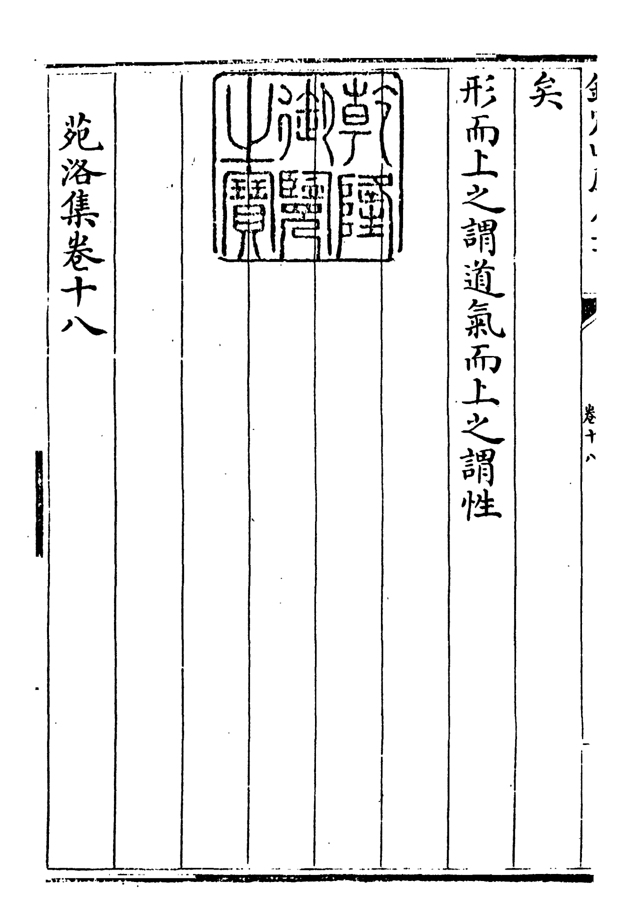
經綸勘定之妙用盡之矣雖黄石經亦有所遺分陽者

以大臨小五霸是也分陰者以小事大勾踐事吳是也

迭用柔剛者隨時消詳乘勢發機之用也君子握此安

有敗事

為治之道在於平不用刑而人畏不施德而人愛則平



矣

形而上之謂道氣而上之謂性

苑洛集卷十八